

我生过一场大病,几乎挂掉,所以颇有几篇“病文”。下了几次决心,也跟好友表态过几次,再不开病房了。那朋友说,你知道气场吗,知道感应吗,知道量子吗?写这种事情不好,很不好啊。

最近常去探望病人,想了想,病房里也有好事。英国作家兰姆就说:“害病,就是可以拉下帐子,堂而皇之地白日做梦。”他还说,人一病倒,他在自己心目中便非同小可了。他一下子,便成为自己独一无二的心目宝贝。只顾自己,不管别人,成了他的本分。

有一回,我爸住院,隔壁床是个90岁老太太,嘴瘪眼亮。她是个退休教授,精通英语、俄语、日语。没见过她孩子来,基本是学生轮流来。她说,这样很好。我还能教他们

外语,他们就应该照顾我。人和人之间,就是要互相利用嘛。平时,她由保姆照顾。她指指保姆说,你看看,她跟着我多好,我还能教她普通话呢。这种听来既自我又真诚的话,就适合生病时在病房里大刺刺地讲出来。



所谓“鬼”可能就是人性的另一种投射,照见世情与心境。由《长安三万里》原班人马历时四年打造的动画电影《聊斋·兰若寺》以“心”为门,用六则故事回应六种人生困境——贪心、童心、真心、色心、痴心和那不变的赤子之心。蒲松龄化身清秀书生走入画中,他在科考失意后暂作幕僚,途中踏入兰若寺,开启一口井中的绮梦篇章。

真正的重生,不是换个身份,而是心有转念。上一世因丈夫出轨家破人亡,这一世便手握长公主剧本,明知真相要嫁前夫复仇,啪啪打脸姑婆妯娌。而今,作为“重生祖师爷”的《聊斋志异》,借《画皮》中的陈氏女,给“重生”下了不同注解。在新篇中,她为何还会作出受辱救夫这样极为糊涂的决定?观众不禁期待,她是否能彻底解脱、成为自立自强的大女主?

但影片偏不走爽文套路,而是转入淡墨写意:王大郎因色念被挖心,终由结发妻相救。这既不出于爱,也非宽恕,而是出于一种近乎侠仗式的仁义坚守。

女性角色不是退让的代名词,而是力量的另一种体现。她们穿梭于不同社会语境

看了一下南京的天气,我重新收拾了一下衣物,34℃以上的高温,着实不必带外套。想到女儿一个人在那个偌大的城市生活,无亲无戚,且气候条件如此,不禁心疼起来。离开温润的云南,是我夏季最无法忍受的事情,但是为了去陪她几天,一切都不在话下了。

从施甸县到保山市的机场也就40分钟的路程,如今,铁路也修到了这里,便捷的出行,让云南的大山再也挡不住旅人的步伐。机场比往日要热闹得多,人们总会趁着暑假去完成不同的计划和梦想。探亲、访友、研学、打工、出差……候机厅里人来人往,孩子尤其多。我的座位便是被孩子包围了,大多是无陪护儿童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皮肤稍黑的女

孩,胖嘟嘟的脸蛋,看上去也就十来岁,靠窗的是她的弟弟,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,充满了兴奋与新奇。空姐来交代着注意事项,姐弟俩频频点头。

女孩系好安全带后,也给弟弟系上。从随身带的红色小

包里掏出手机,她高兴地对着弟弟说要自拍一张,我听出了口音,是施甸人,于是便和她说:

“来,我给你们拍吧。”她没有半点迟疑,把手机递给我的同时还说了声“谢谢阿姨”。随即推了推弟弟,弟弟心领神会,也说了声谢谢。姐弟俩相偎在一起,默契地比着剪刀手,脸上泛着向日葵一样的笑容。我也笑了:“第一次坐飞机吗?”“没有,我这是第三次了,我弟弟第一次”。女孩眉眼间闪过一丝小小的骄傲。“你们不会

是去旅游吧?大人都不陪同。”“我们去找妈妈。”弟弟抢先回答,他的小嘴开心地上翘,仿佛已经见到了爸爸妈妈。接下来,我们便像熟人一般聊了起来。

原来,两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,自小父母都在浙江打工,

他们在爷爷和老祖一起生活。趁着暑假,和父母团聚。而此刻,他们的父母也正开着车从浙江赶往南京。姐姐告诉我,爸爸妈妈想这次带他们四处走走,去动物园看看,还有弟弟心心念念的游乐园。飞机起飞了,弟弟有些害怕,姐姐就一直握住他的手,像个母亲一样搂着他的肩轻

声说:“别怕,别怕,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孙悟空脚下的云彩了”。眼前这个沉稳而老练的小姑娘,她才刚满12岁。

哄着5岁的弟弟睡着后,她开始和我说起自己的生活:“爷爷养蚕,他忙的时候,我放学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做饭。”“我出生时,奶奶就去去世了,妈妈和爸爸不在家,我6岁就学会做饭了,灶台高,爷爷就给我垫个小板凳。”“我的学习还可以,长大想当个医生,把爷爷的风湿医好。”“我爸爸和妈妈只有过年时才回来,我只有照顾好弟弟,他们才能放心挣钱。”“我们学校有一大块菜地,我种的番茄红了,老师说很好吃得很。”女孩叽叽喳喳像一只懂歌唱的小鸟。看着她那双肉肉的小手,谁会知道,承载着不属

于这个年龄的负重和艰辛。

我把包里所有的零食都给了他们,弟弟吃着零食,懵懂地看着飞机下灯火辉煌的南京城:“姐,下面是不是施甸街?”姐姐摸摸他的头,提高了声音:“小傻瓜,下面是南京,爸爸妈妈就在下面等着我们呢”。“让妈妈给我买冰淇淋,我想吃!”“好,让妈妈请我们吃大餐!”姐弟俩的欢乐,如同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。

真好,这世间再没有比亲人久别重逢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,下了飞机,我情不自禁加快了步伐。

对于努力做事却不慎出错的陌生人,我们奉上善意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

有个肺癌病人,一直吹着口哨。我以为他性格乐观,藐视病魔。有天跟他聊天,他说,唉唉,我是口哨高手呢,这是在病房不敢大声吹,但现在也吹不出来了。肺马上要切掉一半,这辈子也不能大声吹了。以前我也没有打听一下,有没有世界口哨大会,我是有资格参加的。

后来,听医生跟他说,连切肺的手术,都没资格做。要做的话,得去外地医院做伽马刀。

有一个开拖轮的船长,不抽烟不喝酒。某日,在甲板上跌了一跤,背痛1个多月还不好。这样查那样查,最后在一家小医院发现了大问题。女儿是世界500强企业高管,他辛苦的海上生涯都快结束,却生病啦。住院1个多月,用的全是攒下来的假期,一

直没有通知单位。他说,领导来看,同事来看,顶个毛用,只会添烦恼。从前,我要考虑这个人的情绪,那个人的想法。现在,我的想法比谁都重要。

肿瘤病房里的多数患者,都不想别人知道或慰问自己。被人追问病情,会让他更有无助感。有些职场高层隐瞒病情,是担心影响提拔和升职。他们的保密工作,通常做得更好。由于医疗条件更

好,生存率也更高,所以在病中获得提拔升职的机会还是不少的。如果被

人得知,带病工作还是先进事迹呢。当然,升职的机会也就没了。但总的来说,隐瞒病情,不是隐瞒罪错,没有什么风险。

这种时候,每个人都

是旁观者,或者哨兵。他会觉得,关注别人,就是关心自己。那个心态,不能简单类比为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,而是视他人为自己

的镜像。在别人痛点上,找自己的心理安慰。不是心地不厚道,而是引以为教材。

有一个已扩散的老头,医生说,这个药对心脏有副作用哦。老头哈哈一笑:“最好是心脏啊,走得快,才是福气。”奇怪的是,有些人真有这个福气。大家纷纷举例,癌症病人最后不死于癌症,也是有的。我举一例,有个朋友的父亲,诊出晚期肝癌不久,不料突然死于脑溢血。事后,全家人在难过之余,一致感到幸运。

有个戴假发的中年女病人,脾气急,讲话快得跟说书一样,一进门,病房就全是她的声音。有一次,她跟我嘲笑那位输液港出问题的女人。她说,我早提醒过,埋在胸脯上的管子,怎么也不如只埋在大臂上。现在好了,管子跑到颈动脉附近,有斑块了,看她怎么办。你我要小心保养管子啊。

输液港出问题的女病人,当过单位财务。更早些时候,给大家讲过自己的失误。有一次,她错转了7万元到陌生人账户。费尽周折,才找到那个人,对方质问:“你这个骗子,为什么盗取我的账户信息?”女病人苦苦哀求,那

是我的救命钱,不信你可以来我家,到医院来看看啊。对方终于被说服,还真赶到家里看了看。碰到好人,一场虚惊。她对大家感叹,你们小心哦,就是打官司,讨钱也要好久,会耽误治病呀。

病房里住久了,新鲜事似乎天天有,但悲惨故事没人喜欢天天听。某日,五楼病房擦窗户,把铝合金窗户推了下来,哐当一声,掉到楼下。不知为什么,医院后勤把物业叫到肿瘤病房听训,中气十足,骂得热闹。那一天,大家都听得高兴,这是感受到久违的健康气息啦。

病房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跟健康人在一起,才能健康。治病之道如此,其他事项也如此。

病房的,就是个给人打屁股的驿站。出了病房的人,如果够幸运,能平安,会战战兢兢往前走,然后忘了那些破事。刚出院那阵子,有人动员我参加什么“某友会”,想都没想,就本能地拒绝了。一群受创的人一起互相励志,对别人有用,对我没用。

观察了一下那位中年病友,面无表情,偶尔睁眼,气色尚佳。就猜想,也许这个大阵仗的搓澡和照顾,就是一种老板式的养病方法,正好疗心止病?

我住院时,住的是肿瘤病房。整间大屋,无一人不悔恨叹惜,怨自己没有以自我为中心,爱自己太少啦。